

徐昌汉译

莫斯科

时空变化的万花筒



出版社

莫斯·科

—— 时空变化的万花筒

布尔加科夫散文集

布尔加科夫 著 徐昌汉 译

新世纪万有文库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莫斯科:时空变化的万花筒:布尔加科夫散文集/(苏)布尔加科夫著;徐昌汉译.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3

(新世纪万有文库·外国文化书系)

ISBN 7-5382-5076-X

I. 莫… II. ①布… ②徐… III. 散文-作品集-苏联-现代 IV. I5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02889 号

学术策划	王 土 林 夕 柳 叶
文库工作室	俞晓群 杨 力 马 芳 王越男 王之江 柳青松 赵中男 袁启江
总 发 行人	俞晓群
责 任 编 辑	马 芳
美 术 编 辑	谭成荫
封 面 设 计	陶雪华
责 任 校 对	马 慧
出 版	辽宁教育出版社(沈阳市北一马路 108 号)
发 行	辽宁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沈阳新华印刷厂
版 次	1998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4.5
字 数	105 千字 插页 1
印 数	1—10,000 册
定 价	5.40 元

《新世纪万有文库》第二辑弁言

《新世纪万有文库》生也逢辰，问世之时，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迈 out 大步，书业也连带繁荣兴盛，因此初印销数不俗，令人高兴。但也可说生不逢辰：因为某些媚俗的销售方式时下日益成为出版行业的时髦操作手段，走进书市，“爆”、“炒”之声不停，大违筹议这一《文库》时的行销氛围。在这情况下，像《新世纪万有文库》这类图书，究竟应该如何进入市场，迎迓读者，颇劳心神。在这时刻，有明眼人忽然援引马克思名言：“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而将永远存在……”，以为书业箴诫。我们读之大喜，铭诵再三，并据以拈出十二大字：“不求显赫一时，但愿传诸久远”，成为我们据以继续行进的座右之铭。也因此使我们坚定信心，决心朝这方向不断前进——即使可能出现某种挫折。

既然“传诸久远”成为我们的基本方针，自然需要我们在选题、编纂、排校等等运作上更费心力。第一辑出书后，反应大抵可以，但是批评意见仍然不少。当年《万有文库》定价低廉，我们可说是大体继承下来了；据说当时的某些图书校讎未精，为时人诟病，我们力求避免，但是错谬之处还是可能出现；至于选题，入选之书虽然大多系经名家指点、高手操作，但就总体看，有些不免失诸凌乱（尤以外国文化书系为甚）。凡此种种，我们都认真听取批评，并在调整、改进之中。选题体系严飭，是我们追求的高目标，但就译作而言，因为版权关系，不免为难。就第二辑看，此病仍难消除。不过，当今的丛书，似乎追求系统、完整过多，有时不免因此影响质量。我们想学习巴老等前辈当年创办

《文化生活译丛》的办法，以质为尚，体例为次。自然不可“拉在篮里就是菜”，但是凡是可食的优质营养品，略加搭配，不论次第，纳入“篮”中，而不计较是否可以由此烧出一台完整的“满汉全席”。此种意义上的“菜篮子工程”，读者其许我乎？！

《新世纪万有文库》之能问世，得力于各位前辈学人、专家学者的指点。我们曾将有关各位大名，并诸每册卷首，作为永久纪念。本辑开始，不再印出各位大名，而只是藏诸内心。把书编好、出好，为读者服务得更好，即是我们对各位贤硕的最好纪念和感谢！

一九九八年二月

捕捉心理变化的大师

——谈布尔加科夫的散文

记得那是1995年秋天一个阴冷潮湿的星期六下午，我同在莫斯科人民友谊大学念研究生的次女一道，踏着满地飘零的黄叶，漫步在新处女修道院公墓幽静的林荫道上。我的心里朦朦胧胧有一个愿望，就是要带她去看看布尔加科夫的长眠之地。她读过我译的《大师和玛格丽特》，又读过前两个月才脱稿的《布尔加科夫散文集》的译文，早就盼望着我带她去作这样一次散步了。

从我的叙述里，她对于作家安息之所的质朴似乎已经有了足够的思想准备：作家生前生活的清贫和种种不如意的遭际对于她来说并不陌生。然而，当她的眼前出现了一座完全可以称之为鄙陋的坟墓时，她还是惊讶了。同周围那一座座用华贵的大理石和花岗岩装砌得庄严雄伟、竖立着高大的方尖碑和精美的雕塑的坟墓相比，它显得那样“寒酸”：一圈高不足一尺的锈蚀的长方形铁栅栏拦出了一块低洼狭窄潮湿的土地，上面浅卧着一块未经打磨的磨盘大小独具一格的粗砺的石头，透过斑驳苔痕，依稀可以辨识出两行浅浅的字迹：

米哈依尔·阿法纳西耶维奇·布尔加科夫

(1891—1940)

然而，奇怪的是这低洼、潮湿、简陋的墓地给人带来的感觉却并非凄凉。我忽然发现原来是那几束整齐地摆放在墓石上的黄白红相间的

亮丽的玫瑰和石竹，使墓前经过的人们感受到一种隽永的生命活力，一种弥漫于湿润的空气中的温馨，一种深切的怀念。

我们伫立良久，感慨颇深，默默沿着小径向墓地深处走去。这时，身后一阵活泼的喧声笑语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原来一群少年在一名女教师的引导下正朝着我们刚刚离开的墓地走去，看样子大概是六七年级的学生，为首的一名女生手里捧着一大把鲜花。他们环墓而立，鲜花摆到了那块粗砺的墓石上，响起了女教师清越激动的解说声……

我情不自禁脱口用俄语吟出了普希金《纪念碑》中的两句诗，只是把诗中的人称从“我”改成了“他”：

他为自己竖立了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
荒草永不会淹没人们为它踏出的小径。

米哈依尔·阿法纳西耶维奇·布尔加科夫(1891.5.3—1940.3.10)，20世纪末最为俄国人挚爱和尊敬的经典作家。享有崇高的世界声誉。诞生于基辅一个有高度文化修养的神学教授之家。父早丧。家境贫寒。毕业于医学院。十月革命和内战期间在乡村和部队从医，第一部长篇《青年医生手记》就同乡村从医的经历有关。1921年到莫斯科，以新闻写作和文学创作为生。20年代中期发表的长篇《白卫军》以及在此基础上创作的剧本《图尔宾一家的日子》为他带来很高声誉，但也使他从此陷入政治上的困境。30年代在莫斯科模范艺术剧院任编剧，所创作的文学和戏剧作品绝大部分生前均未能发表和上演。1940年作家抱恨因病在莫斯科逝世，留下了两部未能发表的长篇、一部中篇、一部莫利哀的传记、三部上过舞台和九部从未上演过的戏剧以及大量短篇、小品、杂文等。

布尔加科夫获得世界声誉并牢固占据俄国经典作家的地位得力于他最后十多年的呕心沥血之作——长篇《大师和马格丽特》——在1967年的发表。历史偏见掩埋之下的艺术明珠终于重新放出夺目的

光辉。此后，他的全部作品都得到了发表，并在俄国一版再版，有的还被译成世界所有主要文字。他的戏剧作品几乎全部成为今日俄国各剧院的保留剧目。

时间是一股伟大的、难以逆料的、难以理喻的力量。

在布尔加科夫生前，如果有人把他称为“经典作家”，文学评论家们准会众口一辞地把这种说法斥之为荒谬。回想 20 年代，在许多人眼里，布尔加科夫只不过是颗一闪即逝的文坛流星，一个不合时宜的异端。到了他一生中硕果累累的 30 年代，他简直已成了一个完全被遗忘的人。除了一部叫作《图尔宾一家的日子》的剧本偶尔还能在什么地方上演个一场两场外，谁还能记得布尔加科夫的名字呢？

40 年代、50 年代过去了。万万没想到到了 60 年代，是布尔加科夫的千千万万读者，又把这位作家从成百上千的普通文人墨客之列“超拔”到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契诃夫等文学巨匠的行列之中。他的一些生前未能问世的作品发表出来后，通过翻译逐渐赢得了整个人类的青睐。在国外几乎所有的文学评论报刊上，他的名字高居 20 世纪俄罗斯文坛榜首。有关他创作问题的研究，在俄罗斯、东欧、西欧和北美已经引人注目地成为一门像我国红学一样的“布尔加科夫学”。80 年代末，他的主要著作已基本出齐，余下的书简至今仍在收集和陆续发表之中。

毕业于医学院并短期担任医职的布尔加科夫很快就意识到：文学才是他一生中应该为之献身的事业。他最初的作品如《青年医生手记》、《吗啡》、《袖头札记》等具有自传性质。1921 年末他告别漂泊不定的外省生活，来到莫斯科，进入首都报业圈谋生，从此与这座城市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在 20 年代的力作《白卫军》以及在此基础上创作的剧本《图尔宾一家的日子》为他带来了文坛声誉，但也惹来了极大的麻烦。他成了一个“阶级异己分子”，他写的剧本和小说再也得不到上演和出版的机会。“在苏俄文学广阔的天地里我是一只——唯一的一只——文学之狼，”他在 1931 年写给斯大林的信里这样说。“有的人劝我把毛染一染，我却认为大谬不然。狼染得再美，也不会变成卷毛狗。”这样一

种态度，自然给他带来了灾难。

从30年代起他在莫斯科模范艺术剧院任编导，但他创作的戏剧如《卓依卡的住宅》、《逃亡》、《血红的岛》、《亚当和夏娃》、《幸福》、《伊万·瓦西里耶维奇》、《莫里哀》、《普希金》等，他创作的小说如《魔王》、《狗心》等，他改编的戏剧如《战争与和平》、《匹克威克俱乐部》、《死魂灵》、《唐吉珂德》等，他写作的传记作品《莫里哀生平》，统统得不到上演和出版。

布尔加科夫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就是他至死尚未最后定稿的长篇小说《大师和玛格丽特》。前前后后，断断续续，这部书他一共写了足有十年。这是他的命运和希望，这是他对这个世界的遗言，这是他全部的心血。在他死后四分之一世纪终于得以出版的这本书为他带来了世界声誉。

布尔加科夫的散文绝大部分写作于20年代。那是一个革命战争时代的急风暴雨刚刚过去，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放下毛瑟枪，拿起锤子和镰刀，开始在内战的废墟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年代。满目疮痍，百废待举。战时共产主义宣告结束，列宁提出了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经济政策”。私人贸易和个体企业的放开使市场充满活力，形形色色的人物在生活的舞台上展现风采。

《莫斯科——时空变化的万花筒》一书中所收的这些散文，真实生动地再现了上述历史时期的俄苏。作家以他准确细腻、酣畅淋漓的笔触，深情地描写了俄国首都莫斯科在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独特面貌。布尔加科夫是一位捕捉心理表现和细微心理变化的大师，他的这一特点在本书所收早期散文著作中即已显露无遗。他深刻而犀利地剖析了时代人物的繁复心态，他们的追求、欢乐和苦恼，使读者在深入到形形色色人物内心世界去漫游的同时，对那个众说纷纭的时代有了更丰富的感性的把握。

布尔加科夫的“绝活”还在于他善于用最简洁的语言捕捉普通人日

常生活中富于情趣的事物和场景：司空见惯的街景，日常生活的琐事，商店橱窗的布置，都市轮廓的变化……都给作者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素材和灵感。这种对生活的惊人的“穿透力”源于对生活的细致的观察和深刻的理解。作者散文作品的可贵之处也正在于通过对日常生活和普通人的细致观察和准确描写为我们留下了任何历史著作都无法替代的真实生动的时代历史生活画卷。

我愿我国读者通过这本散文集能对这位英年早逝的文学大师有一个更深的了解。我更希望他的重要著作在我国能早日有一套较完整的译本。相信中国读者也一定会非常喜爱布尔加科夫。

译者

1996.10.28. 于哈尔滨

目 录

捕捉心理变化的大师

——谈布尔加科夫的散文

贸易之复兴

——1922年初的莫斯科 1

莫斯科街头即景 5

首都札记 11

莫斯科——时空变化的万花筒 30

在玻璃的天空下 39

柯尔逊勋爵出乖露丑纪实

——本报莫斯科记者专稿 44

旅途札记

——莫斯科—奥德萨7次快车 49

基辅城 53

本色生活

——札记摘抄 66

CHANSON D'ETE 72

别洛勃雷索夫的小本本

——摘自札记 78

布尔纳科夫的侄儿 85

20年代的莫斯科 91

三次受苦记	105
选择度假地	110
克里米亚游记	114
给我们的质量唱首“赞歌”	131

贸易之复兴

——1922年初的莫斯科

谁要是六七个月前到过莫斯科，如今准觉得她认不出来了。新经济政策(俄文缩写叫作“奈普”，这个词儿在莫斯科人的嘴里已经安家落户)急剧地把她变得面目全非。变化是一点一点……逐渐发生的：商店玻璃橱窗的木挡板东一处西一处地被拆除，于是睽违的橱窗又把尘垢满面的容颜呈现出来。闲置已久的房屋建筑深处亮起了一个个小灯泡，灯光下生命开始蠕动：榔头乒乒乓乓地敲打，钉钉子，修缮在进行，装着货物的箱子、盒子也一个个被打开。擦洗得干干净净的橱窗开始闪闪发光。陈列架上方的大圆灯，还有橱窗两旁的管灯也都亮了起来，发出耀眼的光芒。

物资匮乏到极点的莫斯科这是从哪个神秘的角落搞到了商品，真教人摸不着头脑。不过她还是搞到了，而且毫无保留地把它摆进了玻璃橱窗，摊开在货架子上。

库兹涅茨基街、彼特罗夫卡、涅格林内大街、卢比扬卡、米亚斯尼茨卡亚大街、特维尔大街、阿尔巴特。一场激发生机的“奈普”春雨过后，商店像蘑菇般冒了出来……国营的、合作社的、集体的、个体的……头一回卖糖果的店里灯火这么辉煌，再往前是日用百货、副食品、文化用品、帽子商店、美发厅、书店、机械电器，还有百货公司。

原先光秃的墙上，现如今好似有一股花花绿绿的巨浪滚过，

上头的牌匾一天比一天醒目。有的虽做得相当粗糙，也有的直接写在了一块布上，但与之比邻相接的却已是永久性的牌匾了：亮晃晃的斗大金字，全是按新拼写规定拼写的。巨大的支架把它们牢牢支住。

也就是说——想图个长远。

在它们的衬托下那些褪了色变了形的铁皮仿佛也不甘落后，力争焕发青春，可是那一个个蔫头耷脑的硬音符号^①看上去却怪模怪样，显得格格不入。

再往前更繁华，景象更为开阔……

莫斯科变得认不出来了。莫斯科做起买卖来了。

库兹涅茨基大街两旁冰冷的人行道上终日人头攒动，摩肩接踵，大街上马车络绎不绝，汽车鸣响着嘶哑的笛声飞驰而过。

成百上千块大玻璃橱窗里头花花绿绿的颜色令人眼花缭乱：搽着红脸蛋朝人微笑的是手工业生产劳动组合供应的玩偶。再往上走，在尚克斯大商场巨型橱窗里黑压压一片是各式女帽、女袜、皮鞋和毛皮。这是莫斯科消费者协会开办的许多家百货公司中的一家。协会在莫斯科一共开办了八家这样的商场。

黄昏的彼特罗夫卡橱窗里电灯通明，照亮了人行道上黑压压的人群。妇女用品商店的橱窗灿烂辉煌，陈列着成百上千种形状精巧式样翻新乳白鹅黄瓶为磨制的优质进口香水，滚滚有如波浪的各式面料，堆积如山的领带花边，排列得有如方阵的胭脂花粉盒子……只有那些人体模型虽然脸上涂抹得光彩照人，肩上披着以时价估算贵得惊人的华贵披肩，但却依然毫无生命的征候。

大大小小的商场重又获得生命。

^① 俄国革命前每一个阳性词的结尾都有一个不发音的硬音符号，革命后经文字改革，这一无用的硬音符号被取消。（译者注，下同）

巨大的“缪尔-麦里利兹”^①大厦依然悄无声息，巨型玻璃橱窗漆黑无光，但巨幅彩色漫画已从底层橱窗里撤走……垃圾也从大门里扫了出来。莫斯科人都知道到了2月，这里将开办一个百货商店，叫做莫斯科贸易公司，共有25个分部，而且过去的经理缪尔家的人也将成为它董事会的成员。

经营糖果糕点的商店鳞次栉比。整天从早到晚挤满了人，货架上堆满了白面包、甜面包、法式面包。各式甜点心一行行摆满了柜台。这些东西价格惊人。不过莫斯科人早已不在乎什么价格，那些个崭新锃亮算盘噼里啪啦响个不停的收款处每天都要有神话般天文数字的巨款（“百万”这个词在莫斯科早已不用了，它已完全被新的说法——“一个数”所取代）从手里流过。

特维尔大街的菲利波夫大面包房里白面包、大蛋糕、甜点心、面包干、面包圈一直堆到了天花板，排队购物的人络绎不绝。

副食商店的柜台奢华惊人。一箱箱罐头堆成了山，还有黑鱼子、鲑鱼、鱼里脊、熏鱼、柑桔。在这些商店的橱窗前总有一群群行人着了魔似的围着这些美味目不转睛地驻足而观……

莫斯科食品公司所属的34家副食商店连同私营商店都已公开宣布它们备有俄国酒和外国酒，莫斯科人都争相购买。

11月末《消息报》上第一次出现了广告。如今，所有的报纸和贸易指南上广告已是琳琅满目。航空公司的飞机在莫斯科上空也作了散发广告的第一次尝试，现下利用飞机散发广告的做法业已正式采用，每行文字收费15新卢布。

街道的交通变得日益繁忙。3路、6路、7路、16路、17路以及A路和B路有轨电车均已开通，马车载着莫斯科人四处奔跑，车夫有板有眼地跟乘客讨价还价：

“好吧，先生！一万就一万！我拉啦！”

^① 俄国第一家百货公司，始建于1909年，后为莫斯科的中央百货商场。

无论是“大都会”饭店门前，还是沃斯克列先斯基门一带，或是在耶稣蒙难修道院门口——无数小贩叫卖报纸、香烟、奶油软糖、面包的嘈杂之声响彻了每一个十字路口。

依林斯基门一带妇女们排成两行叫卖馅饼。依林卡大街那幢带圆柱的灰楼摘下了“矿业苏维埃”的牌牌，换上了另外一块大字招牌——“交易所”，那里举行交易洽谈，成百亿的买卖通过经纪人之手成交。

直至深夜莫斯科人还在商场里逛来逛去，又买又卖，挤成一团。每天夜晚当街头被电灯照得雪亮的大钟上指针一点一点移向子夜的时候，当所有的商店都已经关门的时候，不知疲倦的特维尔大街依然活跃如常。

孩子们的叫卖声划破夜空：

“‘伊拉’牌烟末！‘亚瓦’牌香烟！‘木尔萨尔’牌香烟！”

无数咖啡馆依然灯火通明，门内飘出喑哑的吱吱嘎嘎的小提琴演奏声。

中国城^①破天荒第一次成了红色商城，人们在这里买卖，坐在桌旁吃喝，一直忙活到深夜。

1922年4月于莫斯科 米·布

^① 莫斯科市内的一个地名，但并非中国人聚居的地方。

莫斯科街头即景

被人们称之为“安努什卡”的电车轻轻向前行驶，它响着铃铛，哐里哐当，摇摇晃晃，沿着克列姆林宫河滨路向基督大教堂飞驰。

基督大教堂门前令人心旷神怡。从白色宫墙起至莫斯科河对岸区一排四根讨厌的不冒烟的烟囱挺立的地方，河上好大一片空旷。

教堂后面原先有一座亚力山大三世塑像，脚登百折靴，高大而令人感到压抑，如今只剩下光秃秃的基座——一个笨重的大墩子，上头空无一物，看来将来也不会再有什么。基座之上只有一根空气的柱子直通蓝色天穹。

没人能提起兴致再到这里来散步。

冬天，通向纪念碑的巨大石阶被白雪所掩埋，变成了茫茫一片。那些叫卖“亚瓦”牌烟丝的半大小子们飞身扑在小雪橇上，从山坡一溜而下；或是向驶经这里的“安努什卡”大掷其雪团。夏天，教堂前的石板路上或是基座的台阶上也看不到人影。难得有那么一两个人在这里晃上一晃，转身朝坡下的电车路走去。其中一人身背绿色皮带背兜，内装自己那份配给面包。冬天莫斯科几乎有一半人都背着这种背兜。小雪橇上拖的也是这种背兜。可现在却再也用不着它了。老百姓再也不吃配给面包了。怀里揣上个几百万到商店去买就是了。

另一位没背背兜。他穿得体体面面。白衬衫浆得笔挺，裤